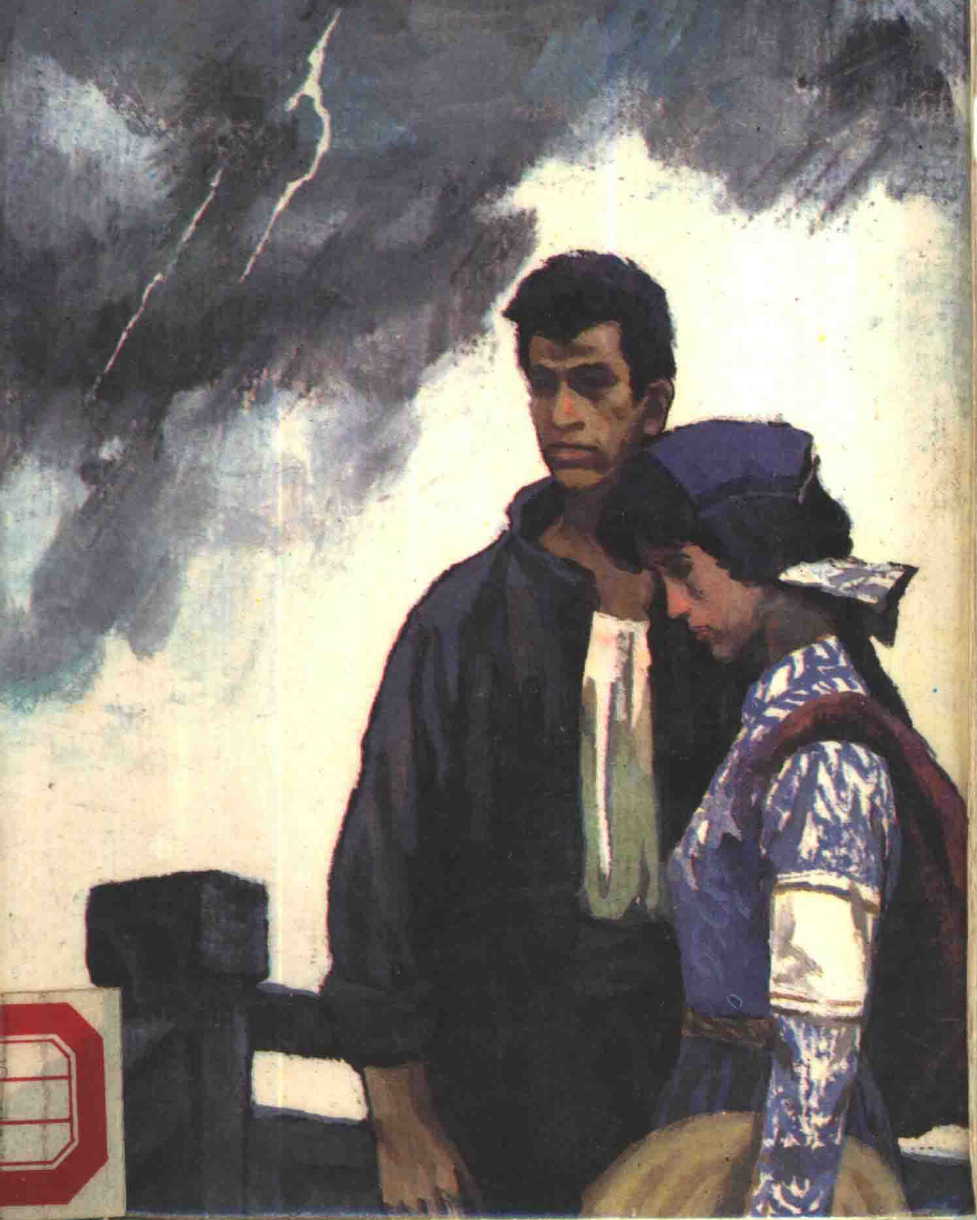


驟雨 司馬中原 著



**驟 雨**

司馬中原 著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毫米1/32 印张10 3/4 插页2 字数205000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6000

---

ISBN7-5306-0094·X/I·86

定价: 2.60元

## 内 容 提 要

这部台湾作家司马中原的长篇小说，以水乡小镇叉港为背景，叙述了一个迷离神奇的故事。船工狄虎爱上了美丽的少女盈盈。盈盈的父亲是一个性变态患者，对男欢女爱极端仇视，不准盈盈与船工来往。狄虎为了能和盈盈结为夫妻，巧布迷魂阵，在叉港小镇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小说描写水乡风情，生动如在目前；抨击愚昧习俗，婉转而又深刻。全书笼罩着一种阴霍诡谲的气氛，读来引人入胜，发人深省。

在盐河叉港上，老黿塘边電神庙里的香火越来越兴旺了。那些寄泊在叉港的弄船的野汉子们，玩命的盐工，平常只认老酒不认神，可是这些粗犷的家伙一到叉港，就都改变了常态，抢着游塘逛庙，抓把香烛去拜電神。

盐务鼎盛的时刻，这条十里长的叉港够繁华的，从盐河口高堆上那只古老的镇水铜牛脚下开始，一直迤邐到老黿塘西的芦苇荡子，叉港两岸泊满了各式各样的船只，一些是打造精致、船楼高耸的南方单桅船，一些是两头方阔、式样笨拙的北方傍船，一些是船身狭长的盐驳儿，密密匝匝的桅杆举成林子，高高的桅灯亮似天上的星星，远远望过去，分不清哪是灯火，哪是星芒。叉港两岸的河堆上，每隔三五十步，就有一盏石雕的方灯，竖立在三尺来高的石柱儿上，千百盏那样的石灯，从黄昏后开始点燃，一直点燃到第二天的黎明，桅灯，石灯，船舱和岸上的灯火交相投射在河面上，整个河面都被装点得辉煌了。

黄昏是消闲的时刻，那些船户和盐工不愁没有适宜的

去处；叉港两岸，有许多自成段落的小街，有的是茶楼和书场，有的是卖烈酒和野味的店子，半开门的娼户和黑沉沉的赌窟，……凡是那些野汉子们平常嗜好的，岸上差不多都有。

但多数野汉子们，却都被鼋神庙吸引着。

“走啊，傻小子！”被船户们看成傻小子的运盐工狄虎，仰躺在驳船高垒的盐包上，交叉两手枕着头，望着将残的霞影发愣，听见有人招呼他上岸去，便苦笑着说：

“养养神吧，明早还扛盐包呢！”

“又不是熬夜赌钱，”那个说：“摇着膀子逛庙，轻松惬意的事儿，鼋神面前烧把香，许个风流愿也是好的，累不着你。”

“我不信那邪门儿。”狄虎耸耸肩膀：“我宁愿进茶馆，泡上一盏茶，听它一段大鼓书。”说是这样说，只是嘴动身没动，依旧懒洋洋地躺在那儿，让岸上的几个家伙走掉了。

受雇在盐船上，常听那些野汉子们津津乐道地说起叉港上的风情，说起矗立在河叉口儿高堆上的镇水铜牛，说起由土岗子围绕着的老鼋塘，说两岸的老酒有多浓郁，姑娘们有多白净，但如今身在叉港里，眼看着河上岸上的繁华，反觉得浑身不太对劲儿了。

也许是年岁和经历都太嫩了些，总跟那些老船户、老盐工合不上趟儿，傻小子狄虎是个忙得闲不得的人，若说

是装卸盐包和货物，凭他那种结实的个头儿，铁硬的两只肩膀，他比领班的赵大汉儿都强，行船叫号子，摇橹唱船歌，他精神抖擞，声音比谁都粗宏嘹亮，只是一消闲下来，论起吃喝嫖赌，他却望不见门槛儿，他上岸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找家茶楼泡盏茶，痴痴迷迷地听一段大鼓书，再拐回船上来，倒下头睡觉。

因此，叉港上的黄昏，在他眼里就够长的了。

“狄虎，你怎不上岸去逛逛来？”有人从舱里出来，打着粗哑的嗓子说：“天快黑了，船头的蚊子嗡嗡叫，只有你这种傻鸟，光着肩膀喂蚊子。”

狄虎听听嗓音，就知是赵大汉儿。

“你也没上岸，——舱里蚊虫更多。”

“我这不就去了吗？”赵大汉儿抖抖衣裳说：“人说单嫖双赌，今晚我想去掷骰子，拉你做个伴儿。”

“我不会掷骰子。”狄虎说：“凡是赌，我都沾不上边儿，别人都去逛竈神庙，你为什么要去赌钱？”

“我？我可没生那个邪心眼儿，想拿逛庙作幌子，求竈神拉线，好去勾搭陶家香棚的那个闺女，”赵大汉儿暧昧地笑着说：“我这个年近四十的老光棍，人没老，心却老了，满把胡子铁刷儿似的，配不上十七八岁的一朵黄花，眉来眼去吊棒儿，该是你们这帮小伙子的事了！”

经赵大汉儿这一说，狄虎便涨红了脸：

“原来他们争着逛庙，是为陶家的闺女。”

“可不是？！”赵大汉儿说：“那个闺女的长相，在

又港上算是顶尖儿上的人物，又蛮又野，浑身都带着刺儿，常泊又港的弄船小子，十个有九个全都打过她的主意，但谁都没沾着半分便宜。”

狄虎坐起身来，舐了舐嘴唇。

“她娘原在城里唱戏，”赵大汉儿站在跳板上说：“搬到又港上不久，不知为什么，撇下丈夫跟女儿，跟一个长胡子的船户跑了，她爹是个落魄的琴师，如今变成了一条酒虫，看样子很猥琐，却把女儿看管得死紧。”

“敢情你翻过姓陶的家谱？”狄虎说，一面抬起他的小褂儿搭在肩膀上。

“用不着我翻，包打听可多着哪。”

两岸被河上升起的晚雾包裹着，无数错落的灯火，都变成一团团闪着芒刺的橙色的光球，晚风不起，空气里有一股闷郁的味道，混和着盐的卤汁和海鱼的腥气。两个人沿着河滩朝西走，隐隐幢幢地看得见建在土坡平台上的甍神庙的影子和庙前密集的灯球。

“大庙荒溼冷落的不知多少，”狄虎说：“倒是这座小庙，热闹成这样……乌龟忘八受得万家香火，岂不气煞了那些天神？”

“瞎庙祝纸糊灯笼——肚里明白，”赵大汉儿说：“他这座小庙是靠着什么兴隆起来的？我敢说，庙前坡地上若没有陶家香棚，香棚里若没有那个十七八岁的闺女，他这座甍神庙，连它娘鬼都养不活。”

醉汉拎着酒壶，歪歪晃晃走过来，吹着淫靡的四季相

思的口哨。

“野得很……”那个醉汉卷着舌头自言自语地说：“我只不过，呃呃，只不过捏了她的辫梢儿一把，她就扯烂我的小褂儿，又……踢疼了我的屁股……”

“你听着了没有？”赵大汉儿转脸跟狄虎说：“八成又是那个蛮妞儿干的，这还算是轻的呢！”

“重的又该怎样？”狄虎显得有些兴致勃发的样子，舐舐嘴唇追问道。

“嘿嘿嘿……”赵大汉儿咧开他阔厚的唇，粗野不文地大笑起来：“有一回，她在河岸边的青石跳板上捶打衣裳，一个弄船的小子坐在石灯座儿上冲她吹口哨儿，她洗妥衣裳爬石阶，圆屁股扭呀扭的扭动了那小子的火性，伸手在她背后捏了一把，她一声不响冲着对方脑袋上敲了一棒槌，打得那小子仰脸八叉倒在石阶上，两眼翻得像两只鸡蛋！”

“有味道！”傻小子狄虎叫道。

“可不是？”赵大汉儿说：“岂止你这么说，连那个被洗衣棒敲晕了脑袋的家伙，醒后也都这么说呢！……男人就是在这点上贱，说是：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

“偷不着又不如挨棒槌！”狄虎说。

“弄船汉和盐工们死缠着那妞儿，也就是这个道理了！”赵大汉儿说：“照理说，只要腰里别着钱，岸上多的是卖家，何苦伸着脑壳挨棒槌？天下偏就有这种傻瓜，



挨了棒槌，还说打得有滋味呢！”

“照你这么说，我倒想去逛逛鼋神庙了！”狄虎耸耸肩膀说。

“也想去挨棒槌？”赵大汉儿调侃着。

“不敢。”狄虎说：“我只是想瞧瞧她长得什么样子？能让好多人伸着脖子，心甘情愿地捱敲。”

“你只是生就的傻样儿，”赵大汉儿说：“听你说起话来，可一点儿也不傻。冲着你这点儿诚心，今晚我不赌骰子了，陪着你去逛庙吧。”

河上弥漫起来的晚雾只是一阵儿，习习的凉风一起，就把雾气冲得稀淡了，转过一条热闹的小街，高高的红土台级上，就是那座小小的鼋神庙，台级一边，背临着深黑的老鼋塘，有一座依着岗坡筑成的宅院的围篱，围篱前有两间不高不低的茅屋。赵大汉儿指着茅屋说：

“你瞧，狄虎，那就是陶家香棚，兼管香客们的茶水，你只要进门买把香烛，那姐儿就会央你坐，端给你一盞喷香的麦仁儿茶，你只要不撩拨她动火，就能偷眼把她看个饱！”

狄虎又舐舐嘴唇，自觉浑身有些搔不着的痒。

“嘿嘿，真有……意思……”他讷讷地说。

正说着，两脚还没踏上台阶呢，就听上头有一条气呼呼的娇嗓子骂道：

“你这个穷灌猫尿的死鬼，坏心眼儿，烂肚肠的，猪狗不如邪行子货，也没撒泡尿照照你那缺德影子，有没有

半分像个人形！你倚酒三分醉，存心吃你姑奶奶的豆腐，你这个挨枪顶炮子儿，生瘟害汗病的，不知是哪个和尚和尼姑生的，怎不一脚踏下河，翘着腚死了！你再敢拐回来，当心我使锡壶砸你脑袋，看是锡壶扁，还是你那脑袋开花……”

“你又在骂谁？”赵大汉儿迎上去说：“那个醉鬼早回船去了。”

“我当是谁在上头唱小曲儿呢？”狄虎跟上来，说：“原来是大姑娘骂醉猫子——骂得比唱得还好听，有高有低，有板有眼的！”

“用不着你来奉承。”那妞儿一甩辫子，转脸回屋里去了。

狄虎又愣愣地咽了一口吐沫。

“我一路上说的，就是她。”赵大汉儿捏捏狄虎的胳膊说：“她叫盈盈，名字倒蛮文雅的，骂人像喝白开水，一派新骂法儿。”

“我没看见她是什么模样儿。”狄虎说：“还没算见面呢，刚一开口，就触上了她的霉头。”

“不关紧，”赵大汉说：“你等会儿进棚去买香烛，灯底下跟她脸对脸，有你瞧的，她对正经的香客满客气，你不去惹恼她，她不会伸手戳疼你的鼻子。”

两人爬了一段土台阶儿，就瞧见龛神庙门廊上吊着的那盏莲花形的大佛灯了；拇指粗的灯蕊，几寸长火舌，闪闪跳跳地吐着黑烟，把这一带土坡描出一些不甚分明的影廓

来，仿佛也在闪闪跳跳的。

究竟怎样撞进那座香棚的？连狄虎自己也觉得有些迷糊，仿佛那不是一座香棚，却是一座烟雾腾腾的茶馆，那种杂乱的喧哗，哄然的笑语，一下子就把人牵进去了。

“三个铜子儿一小把，五个铜子儿一大把，随意挑吧！”那个叫盈盈的妞儿，每逢有人踏进香棚门，就指着柜上的香烛，背书似地背上一遍，那声音刻刻板板，有一种理所当然的味道。

赵大汉儿跨上前去，隔着柜台，从腰肚儿里东摸西摸地捏出三个钱来买香，狄虎却木头似的呆在一边瞧看着，柜台顶端的横架上，一盏大朴灯吊得很低，光晕亮得发出微蓝，足够他把灯下的人脸仔细端详的，这妞儿年纪不甚大，至多十六七岁的样子，穿着高领短袖的印花衫子，胸前鼓鼓凸凸，像怀揣两只活生生的小兔子，就要蹦出来似的，短袖标出一双丰腴的白膀子，不肥不瘦正够一把抓的，那肤色，白藕简直难比，白成了一片晶光闪闪的水晶盐，她的脸也够白，只不过在一层薄薄又透明的脸皮子下面，游漾着一些透活的深浅不定的青春红，一笑一口野性的小白牙，牵动两颊上能陷得进人去的圆酒涡儿……

长年跟着水滴的汉子，走南闯北，也不知到过多少码头，可狄虎就没见着这么样俊俏的一个人，眉梢眼角牵得动春风，多看一眼，就会扑突扑突地心跳，这张脸子，只有在洋画儿上见过，洋画儿上的美人是死的，比起她来，总要差上三分。

“喂，你这人，你买香不买香？”闺女冲着狄虎说话了，脸上虽然还带着笑，声音却有些冷。

狄虎嗯了一声，一摸口袋，脸可就长了一截儿。

“我……我……忘了带钱，只听说这儿鼋神庙上很热闹，就随意下船来逛逛。”

“庙在那边。”闺女甩动辫子努努嘴说：“这儿是做买卖的香棚，有钱来买香烛，没钱没你好逛的。好狗不拦路，请你一边站站，甬耽误我的香烛生意。”

“你……你？说我是狗！”狄虎说。

“我只是说套话，打比方。”闺女说：“有人那对眼睛，比狗还馋呢！——当然不会就是你，世上只有认打的，没人睬着话音儿认骂的！”

“阎王爷自会摘那骂人的舌头，关我什么事？”狄虎说：“大汉儿，你借我点儿钱，我要买大把香烛，双份儿的。”

“你这傻鸟，初见面，就跟她认真愠气，何苦来？”赵大汉儿捏出一叠小铜子儿，塞在狄虎手心里，附着他耳边说：“她又不是你的媳妇儿，她是个野惯了的姐儿，有口无心，你歇下来，一会儿她就热活了。”

狄虎买了香烛，那姐儿朝他笑一笑，狄虎胸口的闷气就叫她笑走了一大半。

“歇歇喝盏茶吧，土坡够爬的！”赵大汉儿说。

两人找了一张靠窗的小桌儿，拖张条凳坐下来，闺女真的没计较，替他们端上两盏热茶来。

“这窗下就是老鼋塘？这样深黑法儿？”狄虎攀着窗口朝下探望说：“简直像地穴似的。”

“你约莫是初来，没在白天看过它。”闺女在一边说：“一圈儿黄色盘龙似的土岗子，壁陡壁陡地陷下去，陷成这座挺圆的深塘，站在太阳底下看，塘水碧绿，就像一粒龙嘴含着的绿珠儿，鼋神庙是龙头，山门是龙嘴，殿脊飞越的瓦翅，就是龙的两只角。”

狄虎愣一愣，摇头说：

“既是这么美的一座塘，干嘛不叫老龙塘，偏偏取个癞名儿，叫做老鼋塘呢？依我看，改叫忘八窝还更顺口些儿呢！”

“你胡说！”

“甭跟他呕气。”赵大汉儿说：“他是个傻小子，口投遮拦说惯了的。”

“傻子也不能胡说乱道。”闺女盈盈说：“这塘叫做老鼋塘，是因着水底下有个千年得道的神鼋住着，但凡谁看见神鼋在塘里现身，谁就会变成瞎子；鼋神庙里的老庙祝，就这样变瞎了的。”

狄虎又探头到窗外去，俯视着那座神秘的深塘，十三四的上弦月出来了，绕塘的岗坡上有一层黯黯的月光，深塘的一角有月光照着，另一半是崖壁投覆着的黑影，看上去有些阴森诡秘的气氛。

“你信不信？”闺女说。

狄虎不说话，转过脸来朝她傻傻地笑着。

“听起来满像真有这一回事。”赵大汉儿说。

“你信不信？”盈盈还是盯着狄虎：“要是不信，你干嘛来买香烛上庙？”

“这个么？……”狄虎摸摸后脑勺说：“见着菩萨就下拜，摸着庙门就上香。人家告诉我，错也错不到哪里去的，是不是？”

“瞧你模样儿憨傻，嘴却不傻。”闺女扑哧一笑说：“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的。”

“咱们该上庙去啦！”赵大汉儿说。

狄虎只挪一挪身子，人却像叫钉子钉在条凳上，有站也站不起来的感觉。人全说自己傻，其实一点儿也不傻，只是跟大伙儿合不上趟儿，那些久受风霜东西飘泊的野汉们，熬不住随水漂流的日子，都养成了那种满不在乎的任性，一泊到繁华的港岸，一个个忙不迭地去狂嫖滥赌，酗酒买醉，尽情挥霍，好像不及早乐一阵子，空过了今夜就没有明天了，打上船开始，自己就爱泊野泊，一处围在树叶里的临水的野铺，三两盏黄黄暖暖的灯笼，灯光摇起一野的苍茫，跳下船来，逛逛林荫夹道的野路也好，或独坐船头，听岸边水芦间的风声也好，心里反觉安静些儿。自小长在村野里，两脚踏进黑土，长得像生了根棵树，飘在水上，总觉空空茫茫，浑身使不上劲儿。常想着，多卖几年劳力，多洒几把汗，积攒些银钱，买几分田地，围起一个小小的窝巢来，种不得庄稼，就种些瓜果蔬菜也好，好歹有一个根。……也不知怎么的，这两间小茅

棚儿，一张带笑的白脸，就会使人想起这些不相干的零星事，自己倒巴不得老鳇塘里，真有这么一位神异的鳇神，能受纳自己诚心奉上的一份香火，能……

算了吧，甬在这儿痴心妄想了，一条黑鳇鱼似的身子，一身盐腥汗臭味儿，连自己都得觉得刺鼻难闻，就算一天三把澡，洗三年也洗不清爽，不自惭形秽吗？如今是穿在身上，吃在肚里的穷光棍，一条命跟着驳船飘；一些南方北地的野汉子，全都是些过眼的烟云，等这趟船卸下盐包，换装上当地出产的花生和豆饼，少则十天，多则半月，又不知飘到哪儿去了？糊涂算盘想打也打不成呀！

闺女忙着卖香烛，又在那边像穿花蝴蝶似的，把逛庙的汉子朝庙里赶。

赵大汉儿斜睨着狄虎，牵起嘴角，笑着：

“傻小子，我瞧你是腊月里的萝卜——动（冻）了心啦！当心她这只母大虫，日后成天使棒槌猛敲你那脑壳！那可就酸甜苦辣咸，五味齐全了……”

“我没那意思。”狄虎说：“我哪儿配呀？”

“你推赖不脱的。”赵大汉儿使劲拧了狄虎的大腿说：“我拧的是你的腿，她捏着的是你的心，疼是一样疼，滋味却各有不同。落魄琴师的女儿，配着豁膀子扛盐的小子，恰恰是门当户对，谈什么配不配？”

闺女在那边又收走一些茶盅，狄虎还在愣着，赵大汉儿瞧着又说：

“狄虎，你敢情是等着她来添茶？”

狄虎苦笑笑，无可奈何地抓起那两份香烛来，尽管夜还很早，但这儿总是一座香棚，不是酒馆茶楼，喝完了这盞茶，就没道理再穷泡下去，两人存着走的意思，屁股还没离板凳呢，那闺女却拎着茶壶跑了过来，顺手又给两只茶盞里冲满了滚烫的麦仁茶。

“有一……盞就够了！”狄虎说。

“你买的是两份香烛，”闺女说：“一份香烛一盞茶，另一杯是饶的，你们忙什么？我还没把電神的事情讲完呢！”



两盏麦仁儿茶，要比一壶烈酒还醉人，那一夜，狄虎总觉得恍恍惚惚的，不知是真还是梦。那闺女一会儿跑去卖香烛，一会儿跑来讲说老鼋塘的故事，她贪着讲述那故事，使自己跟赵大汉儿两个，变成陶家香棚里最晚回船的客人，说是逛庙烧香的，结果把香烛都带回船上来了，真是从没有过的荒唐。

回船后，就觉浑身有些虚飘飘的，心里有把火在烧，一头扎进河心去，在微带寒意的水里洗了一个澡，攀着船舷爬上来，就那么湿淋淋地躺在芦席上，痴望着穿云而走的上弦月和夏夜繁密的星空。

人醒着，也像是睡着了，总有一些浮浮沉沉的梦，绕着人飘游，抓不着，触不着，有那么一种透明又朦胧的景象，有那么一些升腾的烟雾，那么一盏温暖黄亮的大吊灯，那闺女透着青春红的笑脸，陷得进人去的圆酒涡儿，白地樱桃红的短袖衫子，欲迸欲凸的前胸，兜得浑圆的臀部，两截丰腴的水晶盐似的白膀子……这些这些，全化成一片熊熊